

白馬的騎者

雷妍著



集 十 第 集 家 作 進 新

者 騎 的 馬 白

妍 雷

行 發 館 書 印 民 新

刷印日十二月六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版出日五十二月六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1—5,000)

集家作進新

集十第

者騎的馬白

權作著有



著者 雷 妍

印發 刷行 者兼 祝 惺 元

印刷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 民 印 書 館

發行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 民 印 書 館

圖七價定

初 頁

一種迷茫，一種需求，一種愛，

落日時黃金的葉子，暮春的風，初秋的雨。

沒有聲音，沒有思索，只有遙遠的凝視；

或是行走，或是嘆息，或是永恒的休息。

逝者如斯夫，念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我獨惆悵於良好的往昔，不覺日之遲暮了。

泛孤舟於無盡之溪流或仰首看一天風雲憔悴。

在沉沉的寂靜中已顯露出神明的啓示。

目次

輕煙

一

魁梧的懦人

一七

黑潮

二六

越嶺而去

三七

幽靈

三五

白馬的騎者

一〇七

人

一二九

林珊

一五二

文明氣氛

一七五

後記

輕煙

「多謝，多謝，就那麼辦吧，明早七點我用車送你們上車站……令妹也一齊走？好極了……再見，」父親掛上電話很高興的吸了一口雪茄，我合上纔看完的小說集，看見父親高興的樣子不覺有點傷心，明天我就要離開家到北京去讀書，滿心的離別情緒見人家高興就感到加倍的憂鬱，我不覺憤憤的問父親：

「爹！您給誰打電話哪？那麼高興。」

「給王洪友——你王老伯的兒子，他在北京念書多年了，地方人情都很熟，你初次離家，我不放心托他一路照管你，到北京你也有一個熟人，而且他妹妹也去北京。」父親說到這裡停了一下，高興的臉上蒙上了一層悽涼的神色接着嘆口氣說：

「你雖然已經十七歲了；可是從來沒離過家，從你很小時就身體不健康，你媽性情敦厚，

你弟弟妹妹又多，對你們不免馬虎一點，所以我對你特別操心，你這次走，對於我是一件大事，昨天在行裡偶然和你王老伯談起來，纔知道洪友也要走，我想這真是一個好機會。」父親說着又深深吸了一口雪茄，慢慢的坐在沙發裡看着窗外出神，我把書放在小几上站起來掠掠額前的頭髮，擦擦疲乏的眼，懶懶的說：

「最煩氣和生男人一道應酬，這麼遠的路，可怎麼過去呢？女孩子就不是人嗎？爲什麼必得要人家照管呢，慫太小看人了。」

「又說傻話啦，因爲你初次離家，到外面人地兩生，需要人幫助的地方太多，並不是我小看女孩子，洪友是一個老實孩子，絕不會使你厭煩的」。父親慈愛的說着，接着笑了，我見父親對我設想得這麼周到，方纔的不高興早化爲烏有，可是一種莫名的悲哀又從心裏湧出到每一個感官，淚一滴一滴的落下來，父親看我這樣就憐恤的說：

「青兒，你看，窗外的樹上那紅的，是什麼？」

「海棠果」我淡淡的說着，用手帕拭着淚。

「你看天上那塊雲，有點像羊，是不是？海邊上一定很涼快了，你不是說在出門以前到海邊上好好玩一氣嗎？去吧，回來吃晚飯，我已經告訴他們晚上添了幾樣你愛吃的菜，去上海

邊上玩會去，拿着傘。」父親說着站起來，不安的看着我，我聽了父親的話更哭起來，索性坐下嗚嗚的哭起來，父親靜靜的等着我哭得沒什麼委屈留在心裏的時候又說：

「青兒，起來上海邊上散步去，在樹林裡散步也可以，作一個勇敢的青年，你平常不是不喜歡看女孩子哭嗎？你知道男孩子是不輕易掉淚的。」我聽了這句話，立刻擦淨了淚掠掠頭髮說：

「爹，我走了，你們等我回來吃晚飯啊！」我說着走出房門來。

「帶着傘哪！熱氣還沒減少。」

「不，我嫌麻煩。」我說完頭也不回的往外走，因為心裏並沒完全除淨了委屈，假如再不快出門，也許有很多機會讓我哭呢。

出來的目的地是海邊，可是就要離開的海啊，我真不敢見他，他同樣會引起我的悲哀的，所以我從小路上走到一個梧桐林，靜靜的幽林，兩排不十分大的桐樹，夾着一條濕潤彎曲的黃土路，我一個人慢慢的走着；林盡頭的天上已經佈滿紅的晚霞，海波瑰麗的光也不時射入林裡；大的碧綠的桐葉裝飾得那小天地有說不出的精巧和美麗，這些熟習的小天地只有這麼一個黃昏的欣賞，明天的這時候就要在一個生疏的地方和些生疏的人開始一個生疏的生活了。

我正預備流第二次淚的時候，忽然從夕陽的光輝裡走來兩條一樣高的狼狗；東嗅嗅，西看看的，牠們頸上都有精緻的皮圈，和一條鐵鍊子，牽着牠們的是一個高身材的青年，他的頭髮在海風裡飄動着，他的身影清晐的映在天海交輝的紅光裡，他並不立刻走進林子，任那兩條狗向前拉，他對着這時的天然美景出神，不過他的目的地却也是這小桐林，他終於走近了。我因爲一個人走着，頗覺窘迫；又遇見這引人注意的生人，真有點惶恐起來，假如我是水之仙女，假如這兒有一個蓮花池，我一定要藏在水裏，從蓮葉的後面仔細看看這生人的面孔，可是我不能，我是人間少女，只有迅速的和他走着相反的路，而且希望他趕緊離開這裡，我好任意的吸口氣或哼着小聲音的歌曲但是他並不走，也沒有拘束的意思，因爲他拉着狗倚在，樹幹上，唱起大聲的歌來，唱得很動人，可是我有一點氣憤，因爲他好像並沒理會我的存在居然毫不拘束的唱起來，他顯然地看出我的惶恐，故意對我示威；我對他自然也不能示弱，我假裝徘徊，故意轉回身向他走去，看看他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走近了，他眼看着林盡頭的天，唱着，仍然不理會我的存在，這倒是個機會，我看見他並不是討厭的人，棕色的臉上有着令人難描畫的超然神色，可恨他的兩條狗却誤會的奔向我，他纔從自己的幻境醒來，看見我驚嚇的樣子說：

「對不起，我的狗不會傷害您的。」他一面把兩條狗練子拉得短短的，把一節節的鐵練纏在手臂上。

「沒什麼，」我說完匆匆的走開想着這人好像在那兒見過似的，可是究竟在那兒見過一時也想不起來，忽然想起一家人等我吃晚飯的事來，纔從小路上一口氣跑回家去。

早晨到了，一夜沒得安眠，眼睛脹得難受，在客廳裡坐着看着收拾好了的行李出神，父親從院裡走進來並沒說什麼，在早晨的靜寂中等待着驟然的別離。

汽車停在一個淨雅住宅外面，這房子面對着海，晨光照着閃閃的海波，海風吹着房前的楊樹，父親說：

「這是你王老伯的家：」話沒說完，許多人擁着一個青年和一個少女走出來，後面跟着兩條狗，從低低的车窗外我看見這兩條狗，昨天幽林中的狗，使我立刻知道所謂王老伯的兒子就是昨天林裡那唱歌的青年，因時間匆促大家沒讓我下車，那個青年却坐在車夫的旁邊，那個少女坐在我 and 父親中間，她便是那青年的妹妹，一個活潑可親的姑娘，我倆都是初離家遠行，所以加倍的親切，汽車駛向火車站，她向找笑談着，立刻熟習起來；可惜我們雖都上北京去，所投入的却不是一個學校，真是無可奈何的事。

火車開行前父親和那個青年談着高興而有趣的事，引得那少女不停的笑着，車終於開行了；父親臉上慈祥的笑着，可是在笑裡藏着掛慮的陰影，一面向那兄妹說着「再見」一面又叮囑我：

「到學校就給我來電報，小心身體：」車不等人說完話就走快了，我忍着淚向漸離漸遠的父親揮手告別，直到彼此看不見的時候纔停止。

車箱裡人還不多，那青年仍沒減少對我的驚訝，那個少女告訴我，說她哥哥昨天遇見我的事，只得對她們微笑，他說：

「老伯和家父是好朋友，可是我們倒沒機會見面，昨天我那兩條狗使您受驚了吧。」

「沒有，我倒不討厭狗，」我一時想不出什麼來說，只得這麼回答他，當我說「我倒不討厭狗」時他好像很喜歡，可是他的妹妹說：

「我最不喜歡狗，狗也不喜歡我，他的狗常把我的貓嚇跑了呢，他從來不向我道歉。」

說着，大家都笑了。

我們用閒談，假寐，看書……消磨這不算短的旅程，一天一夜的車上生活過去了，到了生疏的北京：我總忘不了他對我的熱心幫力，一切取行李，打電報都是他代辦的。

一個新生活的開始是憂喜各半的，宿舍的同伴都那麼和氣，使我除了想家以外沒有一點痛苦，最希望的是星期六，在那天可以和王氏兄妹見面，談着我們熟習的海，我們的樹林，我們的家……

漸漸的，鄉愁隨着天氣冷了下去，我對我的新環境生了濃郁的情感，和王氏兄妹早成了老朋友，他直呼着我的名子，我也不叫他「王先生」了，他時常拿出大人的神氣來對付我，我們有過直爽的辯論，有過認真的爭執，可是彼此心中絕沒有懷恨的痕跡。

有一次他參加了一個歌詠音樂會，我和許多同學都去赴會，他擔任一個獨唱節目，在柔雅的燈光裡唱着動人的歌曲，一聲聲如電如力的打動每一個聽衆的心，全場都那麼安靜，我坐在前排我覺得他唱着的時候總看着我，我覺得他不是「王大哥」了；却是什麼故事中的主角，他的歌聲波動我的心靈，我低頭靜靜的聽着，我不敢抬頭，我的手帕却被淚浸濕了，爲什麼哭呢？什麼時候開始哭的？我都不知道，而且永遠不明白，那是一個秘密。

音樂會散場了，學校雖未關大門，可是宿舍的鐵柵欄却無情的鎖住了，怎麼辦呢？犯校規，記過，倒不着急，今晚上那兒睡呢？却成了重要問題，結果由一個淘氣的同學教給我們從柵欄縫裡往裡鑽：

「那麼窄的縫子鑽進人去？」一個同學說急得要哭了。

「你看，只要能鑽過頭去，身子是不會留在外邊的」，那個淘氣的同學說着，熟習的爬上柵欄，先鑽頭後進身子，一二三！早進到宿舍的院裡面，大家在急難中也一個一個的學着鑽進去，幸喜沒人看見。

「喂！幾點了？」到臥室以後，我小聲問我的同屋。

「我的表針在音樂會鼓掌時振掉了，」她小聲連說帶笑的告訴我，我不由笑着問她道：「那一個節目值得你這麼鼓掌？」

「就是那個獨唱，她們說他是你的朋友呢，我想這次音樂會不知道要振壇多少手表呢，」她說着合衣上床去了，我勉強辯道：「我的朋友？誰說的？我可不配，」但是我的心却輕輕的跳着。

第二天絕早起來，天氣已涼森森的，我拿了信紙信封跑到一個小課室去寫信，我大胆的讀着他的歌詠天才和我的愛慕；却懦弱的簽了一個假名子，我內心交戰了一整天在晚飯後纔把那封信投寄了。

星期六又到了，我真怕見他呀，可是他終於來接我到景山去玩，我感到惶恐，幸福，和安

慰；但是故意的說：「妹妹怎麼沒來？我不喜歡景山，又沒水，又沒花的，孤伶伶的幾個亭子有什麼重兒？」說完了偷偷觀察他的神氣：他真因為這句話失望了，他嘆道：

「你又那裡知道景山好的處呢？既然你不喜歡，我就自己去吧」他說着就走，我一時沒有巧妙的法子來給自己找退身步，急得險些落下淚來，他一轉念明白我的意思了，笑着說：「走吧！在景山最高處能俯視北京全景呢。」我們無言的走出校門，許多同學在後面小聲批評着，笑着，指點着。

在景山上我們佇立着看深秋裏的北京，偉人的圖案哪！紅的黃的經霜的樹，綠的長青樹，金碧的宮室，灰的民舍，白的浮屠；近處的御河，遠處的城樓，孕育着千萬生靈的北京啊！我高興裡含着辛酸，我感到造化之偉大，和自己的渺小，我叫他：「洪友！你看風煙籠罩着的北京多美呀。」他並沒回答我，只是倚着亭柱看着我，倒使我手足失措起來，我呆立着，彼此又有片時的沉默，他說：「青，有一件奇怪的事求你替我研究一下！」我們坐在石級上，他鄭重的拿出一封信來，可了不得！就是我寫的那封信，他說：「你看，這信寫得太好了；只可惜不是真姓名，通信處却是你們學校，我想你一定認識她，我也不用回信了，你帶信兒給她，就說我很佩服她的文才，只要她再坦白些，肯告訴我真姓名，我們當然可以作朋友的。」

我爲了避免嫌疑，我裝着仔細看那信，可笑，自己看自己寫給人家的信：

洪友先生：

美麗的秋夜，幸運領我去赴△△音樂會，我是多麼愛音樂呀！及至聽到先生的獨唱，纔使我醒悟以前所喜愛的音樂只是感官上的優美，先生的歌聲却使我的靈魂都受到音樂的洗禮了。

當我見到許多人圍繞着叫你簽名時，我就悄悄離開會場，預備在清晨第一線曙光裡寫我欣羨的表白，我是多麼需要先生賜我一個友誼的回音哪，我不奢望着會談，我不苛求着社交的往還，只希望我們精神的友誼聯系到永永遠遠。

祝福我的阿波羅（希臘之太陽及音樂神）

愈快

田多麗▲月▲日

我看完信輕輕嘆了口氣，接着說：「你爲什麼不回信呢，豈不負人美意？」他見我說這話，倒使他迷茫了說：「我還以爲是……你真不知道這人是誰嗎？也不必研究了，我們還是快樂樂的在這清爽的高山上多談談吧，只要不是你寫的信，沒什麼回信的必要，世事總是『事與願違。』越希望的越不來，不希望的反倒劈空而來。」我知道他的意思，我雖沒回

答，但是心裡有說不出的喜悅。

我和他雙重的友誼順利的進展着，我已用「田多麗」的簽名給他寫了幾十封信；他也回覆了我不少的信，我已得到那清泉似的友情了，可是另一方面在「會談」時，他熱誠的表示我却沒敢接受，天哪！多奇怪的矛盾的心裡呀，以致使他在「給田多麗的信」上抒寫着繁多的情愛和哀愁，有一封信這樣寫着：

多麗，多麗！

你也如明月之遠在高空嗎？我也許會作一個海中撈月的傻子啊，假如你真對我如你信上所說的那麼愛慕，又何惜賜我一次短促的會談呢？多麗，你說音樂是「至上的神秘」，可是我以爲少女的心情纔是「真正的神秘」呢。

你按夢 (Tramerei) 的調子作的歌調，我正在練習着，預備在聖誕節的音樂會中，努力在千萬的聽衆前唱出，但一想到：「聽衆中那一個是多才的多麗」？時：則又中心悠悠萬般惆悵起來，多麗！勇敢些，賜我一個機會「一瞻丰采」啊！

洪友。

聖誕節的慶祝音樂會使我感到無上的欣慰與榮耀，他真在衆人面前唱着我作的歌詞，夢的原調是多麼優美，婉約，動人哪，他穿着黑色禮服，在藍絨的慢帳前，幽靜的燈光裡站住，

他手裡那折了又展開的歌譜紙片，呀，那紙片，就是我寄給他的歌詞，前奏曲過了他放開喉嚨唱着每一個音符好像柔柔的珠泡，又像月的銀光，更如輕煙似的夢，重重在我上下左右纏繞，我內心有一句要炸裂而出的話：『我便是『田多麗』，我也是『方青』，『方青』愛你』，但是終於忍住，忍得頭痛起來。

二年的光陰很快的過去了，我倆的友誼仍是雙重的進行着，而且他對於『田多麗』的好奇心減少了，對於『方青』的友誼又反回手足之愛。

我很幸運的又在家裡過着暑假生活，時常和他到海邊上玩去，或在小林裡散步，他的兩條狗和我也熟習起來，他的妹妹弟弟都喜歡和我一齊玩，多少沙灘上的追逐啊，多少月下的合唱啊，他把我真當作自己的妹妹了，有一天他居然坦白的說：『田多麗真奇怪呢，一到假期就不給我寄信了，我真感到寂寞，青！你們女孩子的感情爲什麼這麼神秘莫測呢？』我只好對他笑笑，玩笑的說：『你畢業了，要成家立業啦！娶了王大嫂就不寂寞了，』我想他一定會追着打我，或把我拋在海裡，因爲他力氣很大，跑的又快會那麼對我和弟弟妹妹開玩笑，所以我沒說完就站起來跑了，可是奇怪，他沒起站來反倒招手說：『誰告訴你的？一定是我妹妹，因爲她要約你和她一齊作伴娘呢，不過這婚姻不是我自己的訂的，早由父親代辦